

城·事

THE CITY

曹克佳◎作品

单纯美好的大学生生活，荆棘丛生的职场，
转眼十年，曾经单纯的我们都在哪里？
充满诱惑的大都市。转角落的故事正在上演……
浓缩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故事正在上演……



城·事
THE CITY

曹克佳◎作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事 / 曹克佳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3-4505-4

I .城...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300 号
图书代号: SK8N1009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姚维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505-4
定 价:	26.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在别人看来，叶若黎太过幸运，大学一毕业就留校，不到十年，入党、提干、分房子，样样没落下，连生孩子，都能生出龙凤胎来。她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自己的一切都是辛勤努力得到的，至于别人怎么说，她觉得那是别人的事，自己内心干净就行了，她从来没有为提拔的事情去费心过，多写论文，好好教课，那是自己的乐趣所在，况且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比别人压力大，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叶若黎这样想的时候，就多了一分对别人的宽容理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的努力目标。叶若黎一如既往的态度，让背后嚼舌头的人也慢慢偃旗息鼓了，叶若黎悟出来了，很多时候，你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

1

叶若黎从财务室出来，捏着厚厚的信封，在盘算着，快过新年了，该给儿子、女儿买点儿什么礼物，还有公公婆婆，也得打点。上有老下有小，新年礼物，叶若黎是年年不落的，何况这个新年，意义非凡。跨世纪的新年，商家早已把气氛渲染得浓浓的，打折、优惠不说，促销手段都跟跨世纪挂钩，要是你无动于衷，简直就是对新千年的不敬。叶若黎回到办公室，照例拿出几个小信封，把生活费、保姆工资、老家父亲的生活费、还有当月固定存储的钱分别装了一个信封，写上用途，放进包里。这个月有年终奖，所以除了这几项开销，叶若黎算了算，还有不少富余，给老公、儿女、公公婆婆还有自己各买件新年礼物，绰绰有余。叶若黎回头问同事孙丽娜：“小孙，下午去逛街吧？”孙丽娜情绪不大高地说：“我还得备明天的课，明后天再说吧？”

叶若黎想赶在今天去逛街，是因为大学同学李丽师今晚安排了在京同学新年聚会，叶若黎和老公毛剑都得参加，毛剑那件皮夹克已经穿了五六年了，该换一件了，她自己呢，当然也想收拾的面貌一新，反正自己的课时已经都结束了，教研室的工作总结她也写完了，待会儿她把总结交给系主任刘志伟，就没什么事儿了。

叶若黎把总结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拿起文件夹，起身去刘志伟的办公室。叶若黎敲门的时候，显得有几分踌躇，听到“请进”的声音，叶若黎推门而入：“主任，这是我们教研室的年终总结，您看一下。”

刘志伟抬头看了看叶若黎，意味深长地问：“小叶，当教研室主任的感觉怎么样啊？你可是咱们系里最年轻的室主任啊。”

叶若黎有点儿不自在地说：“还不是主任提拔，还没怎么找到感觉呢。压力挺大的。”

刘志伟示意叶若黎坐他对面，叶若黎勉强坐下，刘志伟舒服地靠在椅背上，盯着她说：“下一步有什么打算？马上就要跨入新世纪了，你怎么规划自己的未来？”

叶若黎一笑：“咳，有什么可规划的？养家糊口，背靠咱们系这棵大树。”

刘志伟拿起水杯，吹了吹漂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一口，嘴角漾着一丝笑：“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小叶你在跟我打埋伏。咱们陈副院长可是很器重你呀。”

叶若黎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听得出刘志伟话里有话，陈副院长陈敏的女儿跟叶若黎是好朋友，10年前，陈敏排除重重阻力，把叶若黎这个本科毕业生，留在了系里，那时陈敏还是她们系主任，就是现在刘志伟这个位置，叶若黎也因此跟陈敏走得近一些，这一次的教研室主任选拔，陈敏可能是跟刘志伟交流过，刘志伟也乐得做顺水人情，本来，叶若黎工作业绩很突出，课讲的好，学生们爱听，教研成果也不少，发表了好几篇有影响的论文，提拔叶若黎应该是众望所归，没有什么阻力，但他刘志伟当然不能做无名英雄，纵使有陈副院长这个靠山，但县官不如现管，没有刘志伟的配合，叶若黎这个教研室主任也当不上，在叶若黎提拔前后，刘志伟找她谈心的频率极高，处处流露着对叶若黎的关心。叶若黎当然听得懂刘志伟的弦外之音，心思敏感的她甚至觉察出刘志伟对她可能还不仅只是一般的感谢那么简单，所以叶若黎只好笑着说：“看您说的。”

刘志伟把茶杯放在桌上，一本正经地说：“陈副院长跟你说了吧，湖阳集团的调查报告，要你来写？”

叶若黎回答：“恩，说了，大后天就出发，要跟集团工人一起过新年。”

湖阳集团是叶若黎她们商贸大学的合作伙伴，也是他们学校的财神爷，在他们大学设立了数额不算小的奖学金，每年都要定向接收他们学校不少的毕业生。

刘志伟站了起来，来回地踱着步，叶若黎有些紧张地看着他，刘志伟看了叶若黎一眼：“陈院长亲自挂帅，咱们的第一写手上阵，你可别辜负大家的期望啊。”

叶若黎只好公事公办地说：“放心吧，主任，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已经搜集了很多资料。”

刘志伟慢悠悠地说：“这次呢，我本来是想派小孙去的，你们俩同时分到教研室，你现在是主任，她还是大头兵一个，心里肯定不平衡，马上副高职称也要评选了，你作品那么多，她跟你没法比，要是再不给些机会给她，后边的工作怎么开展？”

叶若黎楞了一下，没太明白刘志达的真实想法，“那主任，是不是？”

刘志伟摆了摆手：“算了，还是按院长的意思，她是不太放心小孙，不难理解，快退休了，想把事情办的漂亮一些，湖阳集团是她的老关系，又是咱们学校的财神。”

叶若黎小心翼翼地问：“主任，要不让小孙一起去？发表的时候，她名字写前边？”

刘志伟摇了摇头：“算了算了，不搞那么复杂了，小叶你呢，这么年轻的干部，要学会平衡，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啊。”

叶若黎有些感激地说：“谢谢主任，您要不说，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怪不得看小孙情绪不高呢。”

刘志伟：“小叶，你要尽快成熟起来，不是业务好就能当好一名领导的，对上对下，都要——”

刘志伟话还没说完，有人敲门，叶若黎起身：“那主任，我先走了，下午我出去一下，准备一下出差的东西。”

刘志伟说：“那好吧，新年出差，老公没意见吧？”

叶若黎笑笑：“没事儿，习惯了。”

刘志伟送叶若黎到门口：“你们夫妻俩关系挺好？”

叶若黎：“还行吧，老夫老妻了。”

叶若黎回到办公室，见孙丽娜还在埋头备课，想去安慰一下她，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收拾了一下东西，跟孙丽娜说了声：“小孙，你也早点儿回吧？我先走了。”

孙丽娜问了一句：“我的课改方案，你不看一下？”

叶若黎说：“没事儿，不走那个过场了。”叶若黎当了教研室主任后，对孙丽娜的教案、课改，只要没有大的原则问题，她是不会动手修改的，本来嘛，两个人同时大学毕业分到这儿来，水平差不多，不过是叶若黎平时刻苦些，写的论文多一些，在教研室，论文发的多，就占优势，所以这次的提拔，叶若黎自然占得了先机。得到了提拔，即便是理所应当，也会被人嫉妒，何况叶若黎还跟陈副院长的女儿是好朋友，自然别人背后议论的就多，有人说凭什么呢？她那么年轻，还不是仗着跟陈院长的关系好？我看她也没比孙丽娜强到哪儿去。孙丽娜一副委屈隐忍的模样，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不少人安慰她说，别灰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头的椽子先烂。

在别人看来，叶若黎太过幸运，大学一毕业就留校，不到十年，入党、提干、分房子，样样没落下，连生孩子，都能生出龙凤胎来。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闲话不比市井胡同少，遇到人事变动，总会掀起小小风波。这次，围绕叶若黎就成了一个中心话题，年轻、女性，更使人们的议论有了不少谈资。“小叶？哪只是跟陈副院长女儿好呀？跟刘主任关系也不一般。你想想，现官不如现

管,要是没把刘主任维护好,她小叶能上去?”说的人暧昧地笑:“咱们主任,对年轻漂亮的女性,就是特别关照。”

当然,这些话叶若黎是听不到的,叶若黎能感觉到有些人的态度,但她并不太放在心上,她想自己把工作干好,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她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自己的一切都是辛勤努力得到的,至于别人怎么说,她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自己内心干净就行了,她从来没为提拔的事情去钻营过,多写论文,好好教课,那是自己的乐趣所在,况且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比别人压力大,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叶若黎这样想的时候,就多了一分对别人的宽容理解,也就更明确了自己的努力目标。叶若黎一如既往的态度,让背后嚼舌头的人也慢慢偃旗息鼓了,叶若黎悟出来了,很多时候,你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

叶若黎走在年末岁尾的街上,心里想的却是湖阳集团调查报告的事情,她反复揣摩,写湖阳集团的太多了,她从哪个角度切入,才能更有新意呢?跨入新千年,是一个切入点,但也显得单一流俗,不新颖,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按说,叶若黎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一个调查报告,又不是报纸时评,不必那么较真,差不多就行,但叶若黎可不这么想,抄别人的的文章,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成了自己的东西,她觉得那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她可不想这么投机取巧,叶若黎这样想着,竟一头撞在了商场的玻璃门上,她这才回过神来。

叶若黎坐滚梯直接奔五楼童装部,给儿子毛楠和女儿毛妮各买了一套打折的服装,又去四楼给公公婆婆各挑了一件羊毛衫,然后她去早已看好的男式皮夹克柜台,刚好在搞促销活动,满200元返100券,叶若黎毫不犹豫给老公毛剑买了下来,皮夹克650块钱,返了300的代金券,叶若黎很高兴,除了计划中自己买一件羽绒大衣,还可以再买一件毛衣。叶若黎提溜大包小裹去了三楼女装部。叶若黎买完羽绒大衣和毛衣正准备走,突然想起来,还没给保姆小莫买礼物。叶若黎又左挑右选,给小莫买了件打折的白毛衣,一家人的新年礼物才算都齐了,叶若黎算了算,还是给自己买的最多,心里不免有些自责,可想了想,自己忙乎一年了,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何况晚上还有同学聚会,她也不能太寒酸了,人家李丽师总是一身名牌,她比不了,可也不能就把自己往两个孩子的妈那个方向打扮呀,叶若黎看了看新买的羽绒大衣和毛衣,还是有些心疼。

回到家,毛剑还没回来,叶若黎招呼小莫和毛楠、毛妮:“看看,我给你们买什么了?”毛楠、毛妮跑过来,从叶若黎手里夺过包来,毛楠翻了翻衣服包,撅起嘴巴:“我不喜欢衣服,我想要玩具。”叶若黎胡噜胡噜儿子脑袋:“就你事儿多。妹妹就没你那么多事。”毛楠不依不饶地说:“她是女孩儿,我是男孩。”叶若黎逗毛楠:“男孩就不穿衣服了?”毛楠说:“男孩以玩为主,女孩才臭美。”

小莫已经给毛妮换上了新衣，毛妮娇娇地蹭了过来：“妈妈看。”叶若黎看着女儿，给她抻了抻衣服：“还是妮妮乖。楠楠，你也换上，让妈妈看看。”小莫拉过毛楠，给他换新衣，毛楠忸怩着不肯换，小莫强行给他套上。叶若黎高兴地看着一双儿女：“行了，脱下来吧，等新年那天再穿。”

叶若黎从包里拿出白毛衣：“小莫，这是你的，试一试？”

小莫接了过来：“姐，又给我买。我有衣服，上次您给我的那些还穿不过来呢。”

叶若黎看小莫换上：“不是过年吗？今天发奖金了，喏，你的工资。”

小莫在镜前照了照：“真好看，姐，晚上您聚会，再带点儿泡菜吧，看看他们爱吃不？”

叶若黎：“上次做的泡菜好了？”

小莫边往厨房走边说：“恩，你们尝尝就知道了，比上次味道正了。”小莫是个川妹子，从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叶若黎家做，已经快三年了，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小莫一手操持着，买菜做饭看孩子，洗洗涮涮，啥都不用叶若黎操心，叶若黎已经快离不开她了，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莫过了年也23岁了，在老家农村，像她这么大，已经是孩儿他妈了，叶若黎想好了，等下半年，俩孩子一上幼儿园，她说啥也得给小莫张罗个对象，可别耽误了人家终身大事。

一辆红色的夏利车稳稳地停在楼下，毛剑从车上下来，抬头往楼上看着，从包里掏出来单位新发的手机，摆弄了两下，给家里拨电话：“哎，你下楼吧，我就不上去了。”

叶若黎有些奇怪地问：“你在哪儿？”

毛剑靠在车上，有几分得意地答道：“咱家楼下呀！”

叶若黎从窗口往下望着，越发地不解：“用什么打电话？你不是买手机了吧？”

毛剑笑：“单位今天发的。我试试好使不。”

叶若黎有点喜出望外地问：“真的？快上来，让孩子们看看。啥牌儿的？”

毛剑高兴地说：“好勒，等着啊。”

毛剑手里攥着手机，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跑去。毛楠毛妮早已等在了门口，毛楠一把从毛剑手里夺过手机：“给我。”

毛妮跟在毛楠屁股后边，“哥，让我看看。”

叶若黎冲毛剑：“你们单位这次怎么这么大方？”

毛剑：“汪主任要提副局了，高兴，把小金库的钱赶紧花了。”

叶若黎看着毛楠手里的手机：“多少钱，挺贵的吧？”

毛剑：“可不，小一万呢。”

叶若黎边从袋子里往外拿衣服，边说：“啧啧，可真不便宜，一万，够咱们挣多长时间的？幸亏是公款，要不可舍不得。”叶若黎把新买的夹克给毛剑拿来：“试试，今天买的。”

毛剑站在穿衣镜前试皮夹克，叶若黎站在毛剑身后替她抻着：“怎么样？不错吧？”

毛剑油嘴滑舌地说：“没办法，人长得帅，穿什么都好看。”

叶若黎撇了撇嘴：“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哎，我这件毛衣怎么样？”

毛剑看了看叶若黎身上的毛衣：“凑合，不难看。”

叶若黎瞪了毛剑一眼：“嘴损，就给这评价啊？”

毛剑说：“我这不是对你严格要求吗？要不怎么进步啊？”

叶若黎已经习惯了毛剑这种说话的方式，他说还行的话，就证明不差：“咱俩今晚就穿新买的衣服了。”

毛剑不置可否：“怎么跟小孩似的？聚个会还得穿套新衣服？”

叶若黎和毛剑把毛楠、毛妮安顿好，看了看表，已经快六点了。叶若黎说：“又迟到了，丽师又该唠叨了。”毛剑边穿鞋边说，“正常，她一天没什么正事。咱们能跟她比吗？上有老下有小的。”叶若黎冲着门口的穿衣镜，抿了抿涂上去的口红，眨巴眨巴眼睛，说了一句：“你看看，眼袋都出来了，脸色也不好。”毛剑看了一眼叶若黎，说：“行了，你又不是中心人物，凑个数，别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叶若黎瞪了毛剑一眼：“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毛楠跑到门口问：“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跟妹妹看完动画片，你们就回来吧？”叶若黎摸了摸儿子的头：“吃完就回来，你别欺负妹妹，听小姨话，啊？”

叶若黎和毛剑出门，上了红色的夏利车，毛剑踩了油门点着火，并不开走，而是在那儿暖车，叶若黎看了看表，着急地说：“走吧，本来就晚了。”毛剑依然不动：“着什么急？放心吧，除了李丽师没人会准时。”毛剑对他这辆爱车，跟宝贝儿子似的，别看车不怎么样，但加油换三滤什么的，从不含糊，一色用最好的，所以开了三年多，还跟新的差不多，到了冬天，他可不像别人，打着火就走，一定得暖暖车，再慢悠悠地启动。

毛剑开着车，融入了长安街稠密的车流中，街灯亮了起来，沿途的酒店都装扮出浓烈的圣诞氛围。叶若黎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是女主持人发嗲的声音：各位听众，今天是二十世纪末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您打算怎么度过呢？洋人的节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悄然登陆中国，还显得格外隆重和热闹，李丽师把聚会安排在今天，肯定也是想到了中洋结合，两节一块过。

毛剑边开车边问叶若黎：“李丽师要去哪儿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啊？”叶若黎：“好像是去北极，他们报社这次派出去三十多个记者，奔赴世界各地。”毛剑感觉叶若黎有些失落，便问：“怎么，你是不是也想去啊？”叶若黎：“那是，谁

不想啊，哪个学中文的不想啊？”毛剑：“行了，别做名记梦了，你看我，就没那么多想法。冰天雪地的，遭那个罪呢。有那功夫，还不如带孩子出去玩儿玩儿呢？”叶若黎白了毛剑一眼，“瞧你那点出息。”毛剑：“去趟北极就有出息了？你哪天走？”叶若黎有些无奈地说：“三十号，得赶上跟企业的人一起过年夜，听新年钟声。”毛剑漫不经心地说：“还挺事儿。”叶若黎说：“这是我们新千年的一次很重要的社会活动，得写差不多五万字。不过，有可能给我们教研室拉来一笔经费，我有提成，说不定楠楠和妮妮幼儿园的赞助费就有着落了。”

毛剑拍了一下方向盘，说：“我还想赶在他俩上幼儿园前，换辆车呢，这车空调太差，楠楠一坐就大汗淋漓。”叶若黎说：“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们学校马上房改了，买产权还得七八万呢，咱家马上就财政赤字了。你省省吧，就你那清水衙门，指不上。”毛剑看了一眼叶若黎，不再说话，想着叶若黎刚生下一对金童玉女那会儿，他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这年头，儿女双全，那是什么福分，谁见谁不羡慕啊？可高兴劲儿一过，麻烦事儿立马就来了，俩孩子，干什么都是双份的，叶若黎生完孩子，奶水不够，又不想委屈孩子，一水儿用的都是进口奶粉，不到三年，光这一项，就花了差不多五万。毛剑也不是没想过多赚点钱的事儿，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勇气，不知道自己除了坐机关，喝茶水看报纸，还能干些什么。

叶若黎见毛剑不说话，小心地看了看他：“怎么了，生气了？”毛剑叹了口气说：“生什么气，说的都是实话，我这破单位就是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再等等看，看能不能混套房子，然后再想办法。”叶若黎半安慰半无奈地问：“能想什么办法？你还能辞职咋的？”毛剑习惯性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嗨，晚了，早几年还行，我们司里的胡汉雄，据说发了，当年就背个破书包跑工地，听说现在资产上亿了。”叶若黎想起了什么似的，“胡汉雄？不就住筒子楼时，在咱们楼上吗？不爱说话。”毛剑：“可不，就是他。那天请我们司里人吃饭，呵，那叫一个气派，整个一衣锦还乡。咱也不比他差呀，咋就没这个命呢？”

《明天会更好》的乐曲响起,在这个跨世纪的年末,毕业十年的他们,唱起这首老歌,每个人的心里都涌动着一种别样的感受,连平时从来不唱歌的叶若黎也颤着嗓音唱着:“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歌声中,叶若黎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明天,后天,未来很远的日子,孩子渐渐大了,她跟毛剑一天比一天老,他们的小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安稳踏实,她跟李丽师想的不一样,能在今天看到十年后的样子,有什么不好呢?日子只要循序渐进地好起来,她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样的好日子到来。

2

毛剑的车停在一家酒楼门口,叶若黎下车,毛剑锁上车,四个车门拉了拉,叶若黎看了看表,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快点儿,别老让别人等咱们。”毛剑不紧不慢地说:“不差这么两分钟。”叶若黎等毛剑拉完最后一扇车门,迅速推开酒楼旋转门,进去。

叶若黎推开包间的门,见里面已是高朋满座,她回头看了一眼毛剑,小声地说:“就怪你,又让人家等咱们。”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丽师见了叶若黎两口子,马上站起来招呼他们,嘴上却是不依不饶地问:“你俩咋回事?回回迟到,都老夫老妻了,还腻味呀?”

叶若黎依然话少,朝大家抱歉地笑笑:“不好意思,来晚了。”

毛剑插科打诨地说:“我们容易吗?拖家带口的,哪像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李丽师也得礼不饶人“你别又卖弄幸福啊!我们不就是孤家寡人吗?怎么样,咱闺女和儿子?”

叶若黎坐下,不失时机地把一对龙凤胎儿女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李丽师看着毛楠和毛妮的照片,羡慕的不行:“若黎,我长这么大,还没羡慕过谁,但你我是不能不刮目相看,既不违反国家政策,还能儿女双全。”李丽师又转向毛剑:“毛剑,你说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

毛剑不无得意地说:“知道这叫什么吗?傻人有傻福。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

李丽师不干了:“毛剑,你就嘴损吧。和着我召集你们来,给我添堵是不?不带这样的啊!就此打住。”

坐在李丽师旁边的袁克,装出一副旧情难忘的样子:“实在不行,你就将就一下,还咱俩算了。”

同学们的眼光都聚焦在李丽师和袁克身上，毛剑第一个出来起哄：“我看行，人家袁克都追你十年了，容易吗？”

李丽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拉倒吧，袁克现在哪儿还看得上我呀？是吧？”

李丽师扭头问袁克，袁克笑：“我你还不了解，最是旧情难忘。”

其实在座的同学们都知道，李丽师也明白，袁克现在可不是一般人等，市长办公厅秘书，他身边的女人早是凤舞蝶飞，年轻漂亮的，李丽师早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今天聚会他能来，已经是给足了李丽师面子。

李丽师虽然大大咧咧，但她心里明白，曾经相恋的两个人，如果能在众人面前开玩笑，那是真正的释然了，她跟袁克就是。李丽师也就在这时候，有些娇羞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有男朋友了。”

所有的人都楞住。

李丽师见这状况，把酒杯使劲地往餐桌上磕：“干什么干什么，我有男朋友，在你们看来那么不可思议吗？还不快点儿给些祝福？”

大家这才醒过闷来，纷纷举起酒杯：“这可是大喜的事啊。”

袁克做痛苦状：“她大喜了，我可是大悲了，借酒浇愁吧。”

袁克一饮而进。

叶若黎捅了捅李丽师：“啥时候的事儿呀？你保密工作做的够好啊。”

李丽师一脸幸福地说：“刚认识没多久。”

叶若黎穷追不舍：“干什么的呀？”

李丽师：“IT，网络公司的。跑稿子的时候认识的。”

叶若黎：“这么时髦啊。”

李丽师一本正经地说：“哎，我跟你讲，这互联网一起来，我们做纸媒的受冲击最大，若黎，幸亏你当时没进报社，当个大学老师，多稳当啊，还有两个假期，美。”

叶若黎捶了李丽师一下：“哪有那么严重，我现在还是一网盲呢。我羡慕你还羡慕不过来呢。”

李丽师：“你还别不信，不出五年，咱们名片上的E-MAIL地址和网址跟现在的电话号码一样普遍。”

一旁的袁克见叶若黎和李丽师一直小声嘀咕着：“你俩，别开小会了。都辞旧迎新了，说点正事。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

李丽师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头：“对对，我还有一事要公布呢，差点儿忘了。”

毛剑接茬道：“不就是去北极迎接新千年吗？这我们知道。”

李丽师一脸神秘：“你知道什么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从北极回来，

就下海了，自己开广告公司。”

毛剑放下酒杯，打趣她：“怎么？你给新世纪的献礼是不是有点儿多？”

叶若黎张大了嘴巴：“丽师，真的假的呀？你别吓唬我。”

李丽师笑：“迎接新世纪嘛，总得有点儿实际行动。”

叶若黎看李丽师不像在开玩笑，有些惋惜地说：“我要是你，我才不辞呢，你那儿是多好的平台呀，我做梦都想去。”

李丽师则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嘛，你也不错了，蔫了吧唧地都当上主任了，我还是大头兵一个，不想这么混了，十年已过，都能想像得出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成不变的日子，我受不了。”

叶若黎劝李丽师：“丽师，你可得好好想想，别那么冲动，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

李丽师笑，说：“晚了，请辞报告已经打了，去北极参加完新千年庆典，回来就走人，执照我已经通过中介来办了，回来租间办公室就开业。我就怕早跟你们说，动摇我的军心。”

袁克接过话说：“先斩后奏，是李丽师的风格。”

毛剑看了看李丽师：“说，是不是被你新男友拉下水的？”

李丽师面带幸福地回答道：“那倒不是，不过倒也不是一点儿关系没有，我是觉得有了依靠，自己可以折腾折腾了，以前不踏实呀。”

毛剑见李丽师一副心有所属的样子，便给她泼冷水：“你别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认识几天呀，就觉得有了依靠？”

李丽师从包里掏出男友王然的照片：“你们看看，这样的人要不可靠，还谁可靠呀？”

叶若黎先抢了过来：“哟，真是一副忠厚面相。”

叶若黎把照片递给毛剑，毛剑接过来仔细看，还是没有好话：“哎，人不可貌相啊。你应该把他带来，让我们给你把把关。我怎么着都是觉得你这肥水不能流入外人田。袁克，你发表发表意见，不能将初恋拱手相让啊。”

袁克接过照片看了看，有几分失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没办法。”

李丽师：“去，谁是你娘啊，骂人不带脏字儿啊？”

李丽师手机响，叶若黎羡慕地看着李丽师小巧的手机，跟旁边的毛剑嘀咕着：“你看人家丽师的手机，瞧你那个大家伙。”

毛剑摆弄了一下：“太是大了点儿，通话质量好。你出差要不要带上？”

叶若黎说：“我不带，这次要是能谈成赞助的话，我自己买。”

李丽师挂了电话，看了看表：“要不，今天就聚到这儿？人家约我去看《没完没了》。”

毛剑不依不饶：“你没意思啊，李丽师，我们今天是专程给你饯行的，你可

不能一心二用，你跟他没完没了的日子多着呢。”

袁克也附和道：“就是，以后我们见你难了，今天还是归我们吧。吃完 K 歌去。”

李丽师一看这阵势，着实走不开，给王然回电话，挺甜蜜地说：“亲爱的，电影明晚再看吧，我走不开。”

同学们很少看到李丽师小鸟依人的样子，她一挂上电话，大家便纷纷起哄：“哇，李丽师，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话要是叶若黎说，我们勉强接受，你就算了吧。”

李丽师把电话一放：“怎么了，嫉妒啦？你们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幸福啊？巴不得都苦太仇深？”

毛剑说：“不是见不得别人幸福，是见不得你这样的幸福。大家觉得怪。”

李丽师端起酒杯：“少见多怪，更怪的你们还没见到呢。”

大家哄堂大笑，说李丽师完了，彻底堕入爱河，出不来了。

袁克趁着大伙说笑的时候，定了距离吃饭的地方不远的 KTV 包间，看大家差不多吃饱喝足了，便说：“行了，咱们转场吧？”

袁克把司机放回去了，他开李丽师的本田车。车上，袁克小心翼翼地问李丽师：“丽师，这次是认真的？”

李丽师挺委屈道：“我哪次不是认真的？”

袁克赶紧解释：“我是说，那哥们怎么打动你芳心的？”

李丽师看着流动的街景：“挺简单的，每天下了班，就给我买菜做饭，还有任凭我怎么发脾气，他都不急。”

袁克有些奇怪地问：“就这些？做饭？你姐不是一直给你做吗？”

李丽师：“我姐前段时间回老家了。”

袁克扭头看了一眼李丽师：“那哥们就这么乘虚而入了？你太——”

李丽师不服气地问道：“你是不是说我太草率了？”

袁克目视前方：“你不觉得吗？”

李丽师轻叹了口气：“寻寻觅觅那么多年了，哪有十全十美的？都三张的人了，没有资本再挑了。”

袁克：“这可不像你。怎么没自信了？”

李丽师笑：“谁说我没自信了？我男朋友不错啊，你们可千万别以为我是将就、凑合的。哎，你怎么样？又泡上哪个小星了？”

袁克耍贫嘴道：“星星还是那颗星。”

李丽师取笑袁克道：“你可憋着点儿，政府官员同志，你是咱们在京这帮同学的靠山。别玩儿过了。”

袁克一脚急刹车，李丽师头差点儿撞到前档玻璃上：“你干什么？”

袁克一本正经道：“让你清醒清醒。”

李丽师看了一眼袁克，觉得他有点儿怪，小声说了一句：“怎么啦？嫉妒啊？”

袁克重新启动车，也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丽师：“你还不太傻。”

李丽师小声嘟哝了一句：“早干什么去了？又不是没给过你机会。”

袁克不再说话，他觉得李丽师说的对，当年要不是他那么大男子主义，李丽师也不会离开他。

歌厅里，叶若黎给大家端茶倒水，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李丽师拉她坐自己身边：“行了，你别抢人家服务员饭碗了，唱歌。”

叶若黎为难地说：“你就别赶鸭子上架了。我一张嘴，你们还不全吓跑了。”

李丽师不干：“不行，你得跟毛剑合一首，叶倩文、林子祥的《选择》怎么样？”

叶若黎摆手：“不行不行，我哪儿会唱歌呀？你还是让袁克唱吧。”

袁克冲李丽师：“你给我点今年最流行的那首。”

李丽师心有灵犀道：“羽泉的《最美》？”

袁克点了点头：“你还跟得上时代步伐。”

李丽师骄傲地说：“那当然，主流媒体的名记，你以为是吃干饭的？”

毛剑打趣李丽师：“去北极，别忘了替我们问候问候北极熊。”

袁克投入地唱《最美》，眼神不停地瞟李丽师，尤其是唱到“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时候，好像这首歌是专为她唱的。李丽师听的有些着迷，李丽师听人家说，最吸引女孩儿的男人就是歌唱得好的男人，她看了看袁克，的确觉得这种状态的袁克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她不自觉地摇了摇头，自己都不明白，她并不讨厌袁克，但怎么两个人就是走不到一起？叶若黎碰了碰李丽师：“哎，眼神可不对了，你不会是吃着碗里想着盆里的吧？”

李丽师回过神来：“去你的，我是那样的人吗？”

叶若黎替袁克打抱不平：“袁克有什么不好？那个王然能比他强哪儿去呀？”

李丽师：“爱人就像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王然让我温暖踏实，可袁克永远不能给我这种感觉。”

叶若黎：“你太绝对了吧？要我看是你跟袁克太熟悉了，没有神秘感了。”

李丽师笑：“你说的太对了，熟悉到两个人一亲热都可能笑场。”

叶若黎和李丽师都绷不住，大笑起来。袁克唱完一曲，坐到她俩中间：“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李丽师和叶若黎并不理会袁克，袁克拉着她俩：“行了行了，咱们的聚会

保留曲目到了，还是每人唱一句啊。”

《明天会更好》的乐曲响起，在这个跨世纪的年末，毕业十年的他们，唱起这首老歌，每个人的心里都涌动着一种别样的感受，连平时从来不唱歌的叶若黎也颤着嗓音唱着：“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歌声中，叶若黎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明天，后天，未来很远的日子，孩子渐渐大了，她跟毛剑一天比一天老，他们的小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安稳踏实，她跟李丽师想的不一样，能在今天看到十年后的样子，有什么不好呢？日子只要循序渐进地好起来，她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这样的好日子到来。

叶若黎在湖阳集团整整呆了半个月，她白天跟工人下工地，晚上写稿子，直到深夜一两点钟，由于精力太过集中，最后几天她彻夜失眠，脑子里全是稿子，她索性爬起来，不睡了，把全部稿件写完，让集团领导审完，她回去后学校也就快放假了，叶若黎这样想着的时候，思路逐渐明晰起来，写起来也更顺手了，临回来那天，集团一二把手全部到场来给她送行。临上飞机前，叶若黎说：“王总，您跟李总回吧。回去后呢，我把稿件再给陈院长看一下。”

王副总也适时地说：“小叶，你们教研室的经费，我们会考虑的，你放心吧。”

叶若黎听了，感到很高兴，虽然还没成功拿下，但毕竟有指望了，孩子的赞助费、老公的车。

叶若黎回到家，毛楠毛妮全都扑了过来：“妈妈，带什么好东西了？”

叶若黎把给孩子们买的好吃的堆了一茶几：“让小姨给你们打开，妈妈洗个澡。在家乖不乖？”

毛妮抢先说：“哥哥不乖，淘气，爸爸老说他，我乖。”

毛楠不服气道：“我是男孩儿。”

叶若黎笑，毛楠总是为自己是男孩感到骄傲，不知道这种性别优势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叶若黎刚洗完澡，毛剑回来，一进屋便问：“你怎么不让我接你去呀？”

叶若黎边擦头发边说：“反正也没什么东西，坐大巴也方便。”

毛剑见毛楠毛妮把吃的东西摆的到处都是，便说：“去去去，回你们屋里折腾去。”

毛妮捧着东西乖乖地回房间，毛楠则冲毛剑做鬼脸。

毛剑拍了毛楠一巴掌：“臭小子，总跟我贫。”见两个孩子都进了自己的屋子，小莫在厨房做饭，毛剑问叶若黎：“怎么样，顺利吗？”

叶若黎说：“还行，稿子都写完了。”

毛剑关切地望了她一眼：“那赞助拉成了吗？”

叶若黎知道毛剑要问这个，故意拿捏着：“瞧你那点儿出息，真把我当家

里的摇钱树了？”

毛剑贫嘴道：“人家给我算过，说一眉高一眉低，家里有个能干的妻，你不能枉担虚名啊。”

“你就能忽悠我。我这就算能干了？你要是有个大款老婆，美成什么样了？”

“又老又丑那种？那还是算了吧，除非老到快不行了。”

“瞅你那点儿境界？要是又年轻又漂亮，又有钱，你是不是就经不住诱惑了？”叶若黎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说。

毛剑夸张地问：“哪儿呢？有吗？”

叶若黎娇嗔道：“德行，竟想美事儿。哎，你知道丽师回来了吗？这趟北极去的怎么样啊？”

毛剑从书房里把都市报拿了出来：“估计回来了，你看看，她发回来的报道，还挺有意思。”

叶若黎接过报纸看了看：“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她那公司怎么样了？”

毛剑说：“她可真能瞎折腾，那么好的工作，还不知足，你可别学她。”

叶若黎拿起电话：“你可真抬举我，以为我学就能学得来？”